

香港一家人·逢周一刊出



2008年長子冬昊(後排中)高中畢業

郝剛 閻洪



閻洪、郝剛這對教授級夫妻自有一番教子之道

前輩都說，養兒不能溺愛，太過溺愛會讓孩子長大後無法面對社會艱苦，而理工大學的閻洪和城市大學的郝剛——這對教授夫妻就是不聽老人言。他們秉持工作第二、寶貝兒子第一的精神，兒子喜歡什麼就給什麼，兒子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他們的理論是「既然長大後有那麼多辛苦，不如給他們一個快樂的童年」。

本報記者 文：程度 圖：林良堅、受訪者提供

「孝子」一族 寵兒有方

教授夫婦都來自中國內地，背景類似，「寵兒」的心態亦如出一轍。他們那一代人，童年的生活背景正好是「文革」，那個年代本就物資匱乏，而現在理大物流系任教的閻洪七歲時，又因家庭成分而被送往遠離家鄉四川一個極貧困的山西小縣城，十歲後再回到家鄉，才驚訝地發現「原來糖是白色的」。

而在城大管理科學系任教的郝剛，當年父親被遣送到幹校，母親被隔離審查，只有她和不到十歲的哥哥在家相依為命，手上長凍瘡至潰爛見骨，都沒人理會。經歷了辛酸的童年，閻洪、郝剛一門心思要給孩子一個快樂自在的幸福童年。

給孩子幸福的童年

郝剛說：「其實，我們對孩子有點像「欠債」般的寵愛，就是不忍讓他們留下我們至今猶存的童年陰影。」

閻洪夫婦的兩個兒子都在美國出生，說一口標準的美式英文。大兒子閻冬昊今年十八歲，是冬天出生。小兒子閻秋昊十二歲，秋天出生。兩個兒子並列閻家第一大寶貝，閻家四處都可以找到「冬」、「秋」二字，道不盡父母的疼愛。

「老大小時候圓咕隆咚，可可愛了。」閻洪說着說着衝進房去，從房裡拿出他們和大兒子的合照。照片上，閻洪夫婦抱着圓滾滾的兒子，掩不住的甜蜜；那時的他們博士剛畢業，老大只有三歲。當年夫妻倆在美國求學，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後，郝剛懷了大兒子冬昊。那時的中國仍很封閉，結婚或生孩子都會被當作不務正業，雖然他們在美國，但思想仍十分中國化，將懷孕的消息告訴老師，仍有種有口難開的感覺。「我當時告訴老師時，可不好意思了」，郝剛說，「不過，老師居然聽後後很開心，並恭喜我們」。兩人鬆了一口氣，開開心心迎接第一個兒子的到來。

培養興趣 減少代溝

生孩子難，帶孩子更難。「他的精力超旺盛，可以不吃不睡」，「不停地流口水，可愛極了」，「你不給他吃東西，他就弄得到處都是」閻洪、郝剛爭着憶述兒子小時的種種。「以前每天睡覺前，我都要帶他出去兜風，他就眼睛睜得圓滾滾地看着來往的車」，閻洪一臉回味，「好不容易把他折騰累了，帶回家，一放在床上，他又醒了，眼睛又睜得倍兒大地看着你」，「我就必須每天抱着他，直到睡去為止。」郝剛說，「可是再輕輕地把他放上床，他都醒，又怕吵到鄰居，抱通宵是經常的事。」說着，二人無奈地對視一笑。

老二秋昊與大哥冬昊相差五歲半，有了大兒子的經驗後，夫妻倆照顧老二也得心應手得多，加上各自都有大學教授這份令人稱羨的工作，家裡條件好很多，還請了保姆照顧秋昊。如今冬昊已經長大，夫婦倆將不少生活重心放在老二身上。

有人說，五年就有一個「代溝」，閻洪四十八歲，與十二歲的小兒子秋昊之間就有七個「代溝」。面對這深深鴻溝，閻洪很看得開。他說，這種溝通問題是客觀存在的，問題就在如何減少「代溝」，「我的辦法就是「收買」他的同伴」。秋昊的最大興趣是踢足球，參加不少足球隊，也與「萬人迷」碧咸同隊踢過球。於是，老爸就陪他踢球。兒子在場內踢球，老爸就場外跑步，或用相機拍拍兒子踢球的英姿。兒子休息了，老爸拿出一些零食，給兒子和他的隊友們分享。他還常和小朋友一起「吹水」、講「八卦」，「我兒子的隊友簡直把我當英雄，兒子也很有面子」。身邊的太太郝剛聽到這裡，嘴裡奚落他「歪門邪道」，但表情卻十分認同。

同樣的方法也用在長子身上。為了增進與兒子的溝通了解，他們會不時專門請一班兒子的朋友到家裡吃飯，甚至開車到兒子朋友家附近的餐館請兒子的朋友一起吃飯。與兒子的朋友交朋友，似乎成了縮減「代溝」的最有效方法。

閻家大廳的牆櫃下方擺滿數排迪士尼動畫片錄影帶。「這是冬昊小時候開始在美國買的。當時每出一套，我們就買一個，花了不少錢。現在沒人看錄影帶了，放這裡作紀念收藏」。閻洪說，冬昊很遲才開始說話，在讀幼稚園初期，幾乎不能與外界正常交流。為了幫助他適應外界，父母用盡方法，他愛迪士尼卡通，就給他買。當時，新出卡帶的價錢對於兩個窮學生來說並不便宜，但為了兒子，花錢從沒猶豫過。

夫妻倆為了讓兒子有所專長，煞費苦心，卻又放縱。兒子喜歡了就做，不喜歡了則換別的。兩個兒子都學過畫畫，但後來兩位老師都直接對郝剛說「你來學好了」。夫妻倆才放棄了兒子的畫家夢。除了畫畫，冬昊還學過電子琴、結他、大號、跆拳道；秋昊則學過柔道、羽毛球、乒乓球和國際象棋。郝剛認為雖然沒能如願讓兒子學成專長，但乘小孩有興趣時，給他們充分體驗，將來也一定有益。

閻洪、郝剛整天黏着兒子，有熱悉閻洪的朋友投訴說，他每次都是因為要陪兒子而爽約。閻洪承認自己溺愛兒子：「我知道我寵兒子，不過生兒子就是拿來寵的。」曾經有個老師對閻洪說，未來的社會很辛苦，小孩子小時候吃苦，長大才能對付艱苦的社會，但他卻不以為然，「既然長大後就要辛苦，不如有一個快樂的童年」。郝剛也認為，兒子這一代將來要面對的競爭和辛苦一定會更多。他們將來有多成功，並不是最重要的。從小培養他們有一個陽光、樂觀和積極的心境或心態，這才是將來最需要的。



郝剛和兩名寶貝兒子



冬昊(左)大展街舞英姿



碧咸(中)守門，秋昊(右)打後衛

育兒法寶 少批評多稱讚

寵歸寵，規矩歸規矩，作為教授級人馬，閻洪夫婦在教育上一点都不馬虎。閻洪得意地分享他的教子之道：「我的教育方式是多誇少批評，如果兒子有什麼做得不夠好，採取的方法是談判。」

閻家兩個寶貝都在國際學校讀書，英文頂呱呱。閻洪說：「冬昊四歲便可以讀英文書，寫出來的文章也很棒，我有時候寫英文論文，都找他改。」不過，冬昊的中文一直讓夫妻倆頭疼。冬昊三歲隨父母到香港，上小學時，只有幾間國際學校教授中文，閻洪夫婦煞費苦心為他選擇了一家就讀，誰知小書蟲冬昊對讀中文書半點興趣都沒有。

「教冬昊寫中文很辛苦」，郝剛說，「初時做作業，必須抓着他的手帶他寫。但他一寫中文，就經常手在桌子上面，頭鑽在桌子下面，根本不管你抓着他的手在寫什麼。」每次考試，中文總要把冬昊原本出色的平均成績拉低，無奈的他每學年都要跟爸媽談判一次，懇請讓他放棄中文，但父母鐵了心就是不妥協。「我跟他說，什麼都能答應他，但就這一點不行。」郝剛堅定地說。

冬昊長期不開口說中文，自己也覺得不是辦法，就慢慢開始學着說，現在他對說中文越來越有自信，交流也沒什麼問題了。「去年美國大學的中文AP考試，他還得了滿分。」閻洪得意地說。

長子好靜 幼兒活潑

小兒子則不同，雖同樣在美國出生，但從小在三語的環境下成長。夫妻倆為免秋昊步哥哥後塵，做個不愛中文的中國人，一早就把他送到廣東話幼稚園。後來，為了讓他兼顧英文，幼稚園畢業之後，讓他中文與英文各上兩天半。「當時還有點擔心太多語言，會混亂，沒想到秋昊語言天分極強，語言切換能力極快，這一會兒還在跟一個人講普通話，下一秒就和另一個人說英文。」閻洪感到特別得意。

冬昊小時候很害羞，寧願一個人躲着看書，也不願接觸人；秋昊則開朗，愛找人說話。長大後，冬昊開始開朗起來，競選學生會幹部、排話劇、跳街舞、去教會、參加或組織校內外各種服務。「老大的協調性一場糊塗，我們聽說他要跳街舞時嚇了一跳，不過他在苦練下，現在還跳得很好。」郝剛一臉欣慰地說。而秋昊則很有音樂天分，「秋昊唱歌很棒，跳舞也跳得很好，但大了以後怎麼也不願唱、不願跳。」閻洪夫婦十分惋惜地說，「我們讓他去學電子琴，可到最後媽媽的興趣高過兒子。」郝剛說：「我們還在繼續談判之中，希望有一天能讓他心動。」

不久之前，老師曾給秋昊一個評語「驕傲」，這個看似不像誇獎的字眼在閻洪的眼裡完全是褒義詞：「驕傲挺好的，做人天生就要驕傲，如果兒子不驕傲，我就替他驕傲，說多了，他就會為自己驕傲了。」

「多正面鼓勵，少負面批評」是閻洪夫婦對兒子的一貫方針。兒子有一點做得好，一定盡力讚揚和鼓勵；兒子犯錯，絕不寬貸，一定是在兒子願意談的時候坐下來談。「有時我會將自己遇到的不開心事說給兒子聽，問他們的意見。兒子也真的像成人一樣煞有介事地提供建議，時常讓人感到意外和感動。一次我忍不住說，兒子，沒想到你長大了。不料兒子回答道，我早就長大了，只是你不承認而已。」

天性直率反惹事

在理大任教的閻洪有時也會過把明星癮，上電視當嘉賓，一本正經地辯論國際大事。電視上的他，一副學界風範，為他在生活中添了不少「粉絲」。不過，閻洪說，自己私下與電視上很不同，幕下的他性格隨性，喜歡「胡說八道」。

「我有個朋友在美國留學，有一次我跟他爸爸吃飯的時候，我告訴那位老爺爺，如果他现在去美國，在機場就有很多人叫他爺爺，而且各種膚色的都有。」一句開玩笑的話，老爺爺當真了，回去以後就打電話痛罵兒子一頓，讓他兒子一頭霧水。朋友了解閻洪個性，因他的笑話平日被父親痛罵，也只是哭笑不得。

「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亂，亂攪和。」對丈夫的脾氣，郝剛十分無奈，「有時候會把朋友很難堪的事情拿出來說，特別是在喝兩杯之後，他一酒醒就被千夫所指。」

在四川長大、在日本和美國受高等教育，但閻洪來到香港，似乎有了文化差異，很多



閻洪任教理大物流系

香港人很難了解閻式幽默，覺得他的玩笑很嚴重，在無心的談笑之間就得罪人了。

閻洪自知太隨性並不討好。佛家有「惡口戒」，閻洪把它直譯成「不要胡說八道」，他對這句話十分受落。身為香港佛教文化產業副會長之一的他，學到不少佛教教訓，越來越超脫。不過，他也明白天性所致，「惡習」非一日能改：「我當然做不到完全不胡說八道，但真的收斂很多了。」



閻洪全家福